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
袁了凡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十八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琅邪 王世貞 編纂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鼎

陳紀○附北朝周齊

○高祖皇帝 諱霸先字興國吳興人好陳氏漢太邱長寔之後初仕梁封陳公尋進爵為王竟代梁在位三年壽五十九○帝少儉儉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明達

梁斷為時推服

丁丑 梁太平二年○陳高祖永定元年○魏恭帝四年○齊天寶八年○周孝隱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額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正月。周公覺稱

天主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 宇文泰事魏為冢宰其子覺襲位封周公尋建國為周始見於此是為孝閔帝

周冢宰護弒中山王 諡曰魏恭帝 覺幼護專故罪護

梁復以歐陽頎 梁肅初起兵廣州頎乃為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 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陳霸先以顧聲

著南土復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及至皆服遂克廣州

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冢宰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 覺性剛果惡進之專乃與李植等謀廢護護覺弒之并害植及其父遠 而立甯都公毓 編開帝弟

是為世宗明皇帝

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時梁主禪位於陳

今日不忍見此
問綱目於韓
亡而書錄張
良梁亡而書
梁主琳陳亡

歐陽顧聲著南土

而書陳叔慎其故何歟四月試逆五月捨身提業將安濟乎方諸同泰之悲可謂如出一轍蘇瓊以寬平為治

猛虎安可出穴

元韶勸齊王盡殺諸元不過冀為自全之計耳乃其身亦不免于幽死可謂為法自斃者炯戒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於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尋弑之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書法梁亡矣琳之心未嘗無梁也是故韓亡矣張良有復讐之志則書梁王琳陳亡矣矣叔慎有復讐之志則書陳叔慎綱目之編義也深切矣

戊寅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寶九年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

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梁武三捨其身不免亡國此陳主所親見而又尋其後轍愚誤若此抑又不足道矣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終當傳位常山太子

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

止齊王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惟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

付瓊多得申雪○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浹於地牢前年齊主幽二王於地牢齊主臨

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

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

己卯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元年○齊天寶十年春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

總之

漢光武何故
中興

樂遜言四事

恭却爭行先
後

韋瑒賜號道
遜公

魏周十徵不
屈教訓必先
禮義

為政務崇寬
簡

大聖人求賢
於輔相

為國之一節

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
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
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死

六月霖雨○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一比來守令
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其二貴勢競為奢靡工作務盡奇巧其三言銓曹補
擬宜與眾共其四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如基叔有國基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
當或成彼利不宜貪利邊郵輕為興動

周主賜處士韋瑒號道遜公徵魏將軍寇雋入見○賈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
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猶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
至第訪以政事賈仰天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雋少
有學行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王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與
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俎陳王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
素後宮無金翠之飾及俎子昌等沒乃召兄子臨川王儋即位○丁南湖
霸先遜作

乃傳位於兄子篡賊之運胡致堂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右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出遠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
至感矣事佛之報益慘矣○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於

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才布之内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則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哉若夫秦身儉約為政寬簡此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遠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史臣斷曰陳主本自卑微遭時屯剽當臺城告急梁祚播遷選將練兵勦除元惡三無遺會致胡人膜拜而不知恥又幸寺捨身胎謀如此則不特質若罔韜橋虎來而魄兆已見矣

大丈夫甯可玉碎何能瓦全

江左五朝皆莫及天子之德好生

齊主滅元氏之族殆盡○**國**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

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甯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

景皓賜景安姓高氏○胡致堂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善江左五霸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

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方止學國入者通以

道以自滅初高洋既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強盛蓋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為無足慮者矣後十九歲而高洋為宇文氏所廢高氏之族皆死于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曹何足恃乎

八月周主始稱皇帝武成○**國**十月齊主嗜酒成疾殂子殷立○史臣斷曰文宣因

大柄久屬遂移魏鼎得國之初深以三方鼎峙睦甲治兵每臨行陣親冒矢石屢犯艱危多至克捷至五年後以功業自矜遂肆縱欲淫奢強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繡或裸露形體塗粉黛無道之極浮於獨夫幽二弟浚

渙於地牢越歲而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五家盡赤其族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

○世祖文帝名衛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

庚辰陳世祖天嘉元年○周武成三年○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皇帝景慶元年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國**初愔以演

居東館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王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

何敢自比周公
楊即忠而獲罪
殺麒麟而策棄
驥今當何以處

我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教正道名
教天時人理
分為三事

弘我周家必此子

陳主龍恤刑

後復辟。惟殿下慮之橫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耶？演不應。與廣平王湛等謀殺愍。婁太后臨愍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趙彥深代愍總機務。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其矣。三月，演如晉陽，謂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崇大丞相規算。○胡致堂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咎，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天時也。下蓋天理上順天

亂德利口
覆邦者矣

四月，周家宰護進毒弑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護彈毓明敏有識量，進毒弑之，諺曰：明皇帝將死，弟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者必此人也。○史臣斷曰：明帝繼之嚴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爰降而勸戒之，可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能翦除禍根，又資以兵柄，是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哀哉。

若夫推付託之公心，慎守文之洪業，亦足以為明矣。

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篡陳大統。肅宗

即位於晉陽。常山王王文宣之弟也。是為肅宗孝昭皇帝。○史臣斷曰：孝昭早居憂省，留心政術，及廢殿自立，輕徭薄稅，廣求民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封先代之裔，敦學校之風，徵名賢，才文武畢集，每訪左右，冀求忠直。于時國富兵強，將圖政取，假之以年足使秦吳肝食，遠圖不遂，議者惜之。然運趨道德之諫，而行篡奪，背棄太后之訓，而弑濟南王許長廣王以傳位，又自立于百年為太子，遂使怨疑交生，而百年卒舉亂，提之下雖稱孝友，奚足尚哉。

○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不畏後世謂之篡耶？婁太后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竟弑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書法

陳主可謂能恤刑矣，故特書予之。

東

王晞思之爛熟
王晞力辭要官
王晞以易朝難
保為戒

齊主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謂權要也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胡致堂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朝難保為戒則晞之說演使遠取圖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而遷怒其子且不亦悖乎
辛巳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甯元年正月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濟南王問計
高元海
元海三策

萬世一策

濟不能容殷湛
獨能容百年乎
作法不臧丁甯
嗟何及耶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初齊主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以湛守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主使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徐刺史沈靜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策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策也湛未能用乃送濟南王於晉陽齊主殺之

冬十一月齊主演殂是為南齊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為齊主湛所殺
壬戌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後梁世宗歸天保元年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於臨川○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迪通謀拒命虞寄虞寄之弟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寶應嘗使人讀

一說殺三士

班彪王命識
所歸

漢書臥而聽之至崩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

班彪王命識所歸

安成自周歸

陳布衣價豈止一城

虞寄與寶應書

虞寄民望

明王虛心納諫

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着居士服居稱山寺陽稱足疾後寶應被誅

後梁王答殂太子歸音即位○陳安成王項自周歸於陳○周遣杜杲送項

南歸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資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去年陳以魯山都縣周亦恐未能及此杲

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怨

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

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

癸未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正月陳周迪眾潰奔晉安○迪至晉安陳寶應以兵資之

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凶剪亂海

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從將軍

於白刃之間乎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勿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

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北

軍萬里遠聞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眾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

知其利寶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

四月周主養老於太學○以于謹為三老遂幸太學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

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未受繩則止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

言行者立身之基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于謹識此意

聖王已成致治之要道

人主以反躬修德為先

陳命禮述虞寄

管甯無恙

引錐刺舌

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

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

禮成而出

逆護總攬大權周主寄命其手凡所設施舉不問已獨有禮義之事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此自悔而護亦以耳于謹識此意其所言不過從諫守信謹于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及此蓋周主以此愚其君者也 ○胡致堂憲老乙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十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

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周初令百官執笏

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欲以厭之也厭當發明

德為先自厭禱之說既興而恐懼之意遂求齊氏不道白虹貫日反乃濫殺以應之綱目斥書所以著其誣天罔人奪宗肆逆濫及無辜之罪為後世戒也

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虞寄書諷以不逆順不轉

至今日章昭達追擒并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虞寄詣建康既至勞之曰

管甯無恙管甯三國魏人華歆薦甯獨行君子令陳主以寄比之恙病也憂也以為衛陽王掌書記

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廢主緯天統元年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位世祖之子是為後主

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還謂宜受賞翻

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

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誠之

吾欲違泰伯之事孔奐古之遺直

孔奐決社稷之大計

投策階石之上

雖眠亦令驚

覺

文帝可謂知為政

親民官豈可任之斷殺文選所見是已但不能慎選廉能而又委之責遊子弟其異於抱薪救火者幾希

齊始用士人

為縣令

縣令治民之本士人為縣令

丙戌

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後主緯天統二年

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

項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項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孔奐等曰今三分鼎峙四海事理宜

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矣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

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司馬公

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耶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天子嫡嗣不可搖動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節以死繼之如何於君子存則當正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之後則權臣移

國而不能殺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說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孤豈不悖哉

陳主倩殂太子伯宗立

是為廢帝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儉約每夜刺閨取

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鏗然有聲曰吾

雖眠亦令驚覺

刺閨殿中職名猶刺史刺姦之刺檢察閹閣者也

史臣斷

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專務儉約投籤于階殿必驚覺可謂知為政者也

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

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

門令趙郡王廙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發明

縣令吏民之表而用廝役為之謬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

美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耳

臨海王

名伯宗字奉業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安成王項所廢尋薨十九史曰廢帝

丁亥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

二月陳安成王項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中舉○

自此始
縣令吏民之
表
斛律金不
為喜我
以勳勞
貴
兩姑之間難
為婦

自是陳國政盡歸於瑱

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時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嘗

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

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戊子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七月周隋公楊忠卒。時忠子堅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

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封

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史臣斷曰廢帝柔弱之君之

位刑政皆屬於安成王未幾為其所廢矣

齊王湛殂。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

勿負我遂殂

高宗宣帝名瑱字紹世始興王第二子初廢臨海王乃承大統在位十四年薨壽五十二

己丑陳高宗大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正月陳主瑱即位瑱即安成王也

庚寅陳高宗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

太夫人石龍梁之郡名紇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

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共討平之紇之反

先氏能知大義
謝為不愧巾幗
至其子以太守
潛通叛人即因
母功貴罪足矣
乃竟錫之通侯

是何賞哉
君子直已以
行義

先嘗一舉而
盡

但恐富貴來
逼臣

龍子固自不
似凡人

也士人流寓者皆皇駭前著作左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曜卿名煥劉備舉漢茂才避地江淮後歸魏武帝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於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綱]秋七月齊以和士開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得幸於胡后起用事為尚書令○**[目]**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

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

而盡○袁了凡兄富貴可欲為其願榮也而不肖有遂至不憚卑汚以求之榮未必得而已辱難堪矣如朝士之

多也如祗泰王痔者吮漢帝雖者侯君集為大總管趙元祐為之毀病馬腹魏元忠為御史大夫郭宏霸為之當便液張易之寵於武后宋之間為之奉溺器薛懷義方悉盡武三思為之御馬趙履溫之為公主執車丁謂之大參拂髻崔公度之為

相公拭帶尾靴彭遜之為太尉濯足此數子者當年之榮安在焉世辱名何可洗也

[鑑]辛卯陳大建三年周天和六年齊武平二年周楊素數之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為詔書下

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也○丁南湖富貴在天求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來逼之理蓋楊素自以智力逼取也若作善而降祥大德而受命

此皆逼取富貴之道故其舉廢皆尚書列卿諸子皆柱國刺史而極富其貴近古未有卒之血肉未寒而發塚滅族此可為忘義命而急利祿者之至戒也

[綱]七月齊琅瑯王儼殺和士開齊主之弟時年十四○**[目]**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琅瑯王名儼小字龍子

所為固自不似凡人齊主良久乃釋儼罪後竟殺之士開有可殺之罪然儼亦專殺者也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乃惑於陸令萱相表不臣之說

殺之則非
天討矣

指心撫几
夙心公甯不

知
齊殺斛律光

斛律光在齊不
當如南朝之倚

道濟然使鄰國
得以行反間者

亦因豪黨同器
證說交傾且索

陷駐營猜嫌久
蓄物必先腐而

後生信哉

明月能為將

在德不在瑞

將略人才當

今亦無過

此策誠足制
勝
蘭陵王入陳

壬辰陳大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

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嘗謂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陪侍齊公宜輔以正

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

曰吾之夙心公甯不知但當盡忠竭力耳

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時珽勢傾朝

野光惡之嘗嘆曰盲人入珽嘗因罪入地牢夜以無善子為燭眼為所薰以致喪明國必破矣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

治兵突厥畏之周韋孝寬密為謀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傳之於鄴珽

使其妻兄奏之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明月斛律光字金之子也聲震

關西豐樂威行突厥豐樂乃斛律義光之弟也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封土讓文密啟齊

主誣其將行不軌齊主因與珽謀拉殺之并殺其二子後周主滅齊退珽斛律光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胡致堂

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連國之罪放流強盜

癸巳陳大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周太子獲白虎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陳主謀伐齊

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南軍將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與公卿議舉元帥僕射徐陵獨

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被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遂以明徹都督征討統眾伐齊齊人議禦陳師趙彥深私問計於原文宗文宗曰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且

曲
山之提飲
自微

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嘆曰此策誠足制勝議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明徹將兵

擊齊取江北數郡

後明徹復克壽陽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貴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長恭**美貌而勇以卬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

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因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曰豈非以卬山之捷欲自穢乎

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得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王但屬疾在

家勿預時事而已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齊王醜殺之○**袁了凡**易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言人

臣居功在心乎行道也齊蘭陵王長恭以累立戰功因納賂自晦然不聽相願之諫不即謝位退居卒以醜死逆知速禍果在道不在術遠禍之道在退不在進賄貨自穢何救於敗也郭汾陽當由至誠獲全窮奢極欲正王檢身之累耳漢高不忘

文吏故肅相國出于獄中使韓彭亦請田宅嚴賞貨決無免理也

八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

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或不然悔無及

矣周主欽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承樂運曰

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公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

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堅紹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

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發明**周齊納楊妃特書於冊一以紀贊性質愚下之貴一以紀贊后父得政之端耳

正人豈復過
卿
惟運所言忠
直
中人之狀如
齊桓

張雕欲立效以報恩衣冠宰相

用經不如用變

猶可作一龜茲國

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舒○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寵胡結洪珍相何洪珍薦雕為侍中雕欲立效以報恩議論抑揚無所迴避貴達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皆謂珽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長鸞譖之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季舒等六人○胡致堂
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始與之合少敗無傷也不如是不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

賊莫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也哉雕之為儒矣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時齊用琳保壽陽遂取齊昌徐州等城○十月吳明

徹攻壽陽堰淝水以灌城齊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明徹乃躬擐甲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送建康齊主聞之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

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安州刺史周吳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甲午陳大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二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喪矣

米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謂朝夕各用一溢米為粥也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

周高祖最為賢

之禮率遵前典以伸固極

書

書嘉經喪也自漢文廢古後之人主能終制者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矣故特書之

○胡致堂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

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者備賁者晉武既為裴柱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喪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無推明適喪止于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都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

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胡

致堂

聖王不作三綱論九法數于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周武奮然振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況繼以嗣

子之狂

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書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也

乙未

陳大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齊主言語啞啞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好自彈

琵琶

樂器名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皆開府

封王周主謀伐之章孝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為犄角二言國家

若未即大舉宜廣事屯田預為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宜崇鄰好申其

盟約而已矣周主乃使尹婁謙如齊以觀釁齊人留之

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陳**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

門外焚之

彈琵琶為無愁曲無愁天子

周武於此闕如周立通道觀

章孝寬陳三策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楊堅眼如曙星

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安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

照當王天下○丁南湖

帝王之興在德不在相彼來和挾相術諂楊堅發其貪囊之志而激其算弒之謀君子之所以惡夫術士者凡以此

丙申

陳大建八年○高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太子叔寶欲以總為詹事孔奐

曰江有潘陸之華

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並少有異才詞藻華麗

而無圍綺之實

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中之二人

不可太子深以為恨

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吳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宜選敦重之

才以居輔導之職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作長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

太子亟微行

亟數也微行若微賤之所為

遊總家陳主怒遂免總官

陳主雖能免總而不失其子之浮薄亡亦宜哉

周太子贊遠長安○

太子在軍多少德王軌嘗與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

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

者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

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為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

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反相周主問來和素附

堅對曰隋公正是守節人耳

胡氏曰唐虞為天下擇人高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曷若授之齊王慮之為愈乎

九月周主謂羣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

悔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州

愚按禮金革之事無避為門庭之寇所侵逼不得已也若國家安靖邊鄙不覺其負利而動忘哀即戎是則罪之大者而周武之伐齊蹈是焉則悖於

錦繡纂組之害
女紅漢景詔最
得抑木崇本之
要必舉而焚諸
門外則近於矯
飾好名天下之
錦豈可盡焚哉
上不以誠感而
望下誠應其可
得乎父名奏即
不宜為太子廢
事與韓愈諱辯
所識無異叔賢
文辭悖理陳宣
聽之何耶
賀若弼文武
奇才若弼常
以此為憂
王軌不存私
計
隋公正是守
節人
唐虞為天下
擇人